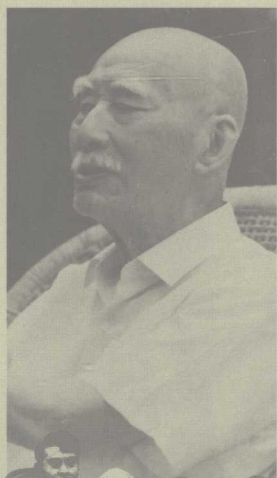


# 叶圣陶

## 和他的家人



庞  
暘  
著

中国物资出版社

# 叶圣陶

## 和他的家人

庞旻  
著



中国物资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叶圣陶和他的家人/庞旻著. —北京: 中国物资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 - 7 - 5047 - 3251 - 4

I. 叶… II. 庞… III. 叶圣陶 (1894~1988) 一生平事迹 IV. K825. 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4481 号

策划编辑 于胭梅

责任编辑 邹绍荣

责任印制 何崇杭

责任校对 孙会香 梁 凡

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

网址: <http://www.clph.cn>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

电话: (010) 68589540 邮政编码: 100834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9.25 插页: 4 字数: 393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047 - 3251 - 4/K · 0033

印数: 0001—6000 册

**定价: 29.80 元**

(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 序

一株常青树，在太湖之滨发芽，移到黄浦江畔，又漂泊嘉陵江上，再回到申江，最后落户北京城里深巷中，经历了百年风霜雨雪，长成参天乔木，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，浓荫如盖，行人驻足，远近知名。

这就是叶圣陶老人和他的一家。

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史上，人才辈出，星座粲然，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所罕见。汉晋以后，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直到近代，出现过不少文人家族，父子、兄弟、祖孙、夫妇，都以诗文书画名世，成为文林艺苑佳话。随手拈来，就有枚乘枚皋父子、班固班昭兄妹、秦嘉徐淑夫妇、蔡邕蔡琰父女、曹操曹丕曹植父子、陆机陆云兄弟、张载张协张亢兄弟、谢安谢道韞叔侄、王羲之王献之父子、谢灵运谢惠连兄弟、鲍照鲍令暉兄妹、徐惟刘令娴夫妇、萧统萧纲萧绎兄弟、庾肩吾庾信父子、晏殊晏几道父子、苏洵苏轼苏辙父子、袁伯修袁宏道袁小修兄弟……他们作品成就不同，高低有别，但是作为亲属同时或先后出现文坛，各领风骚，就构成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人文现象。

到了现代，也有不少父子文人、兄弟作家、夫妇诗人，受到人们的羡慕和赞赏。家族和家庭的文化传统、文学氛围、艺术底蕴、人文素质，都在家族成员间互相促进，互为影响，相辅相成。这其中，叶圣陶先生和他的一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家庭。我在上面列举了那么一大堆名字，并无意将叶圣陶老人一家同他们类比的意思。我以为，用“书香门第”、“文学世家”、“编辑世家”之类的一般词汇来形容这个文化家庭是远远不够的。它的成就，它的特色，同古往今来那许多赫赫有名的父子、兄弟和夫妇文人相比，别有一番风光。人们尊重他们，称颂他们，首先出于对叶圣陶先生这位“五四”以来的文化巨人的敬佩。他是第一代的老文学家、老教育家、老编辑家、老出版家。他对中国现代文化事业的开拓和发展，付出了极其辛勤的劳动，开辟蒿莱，披荆斩棘，身体力行，几十年如一日。他的高风亮节、道德文章赢得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敬佩。

《左传》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三不朽。”我认为叶圣陶老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，他的成就和业绩是不朽的。如果不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做表率，言传身教，那么即使满门才子才女，叮当作响，摇曳多姿，也不一定会赢得

人们的青睐，说不定只是给小报提供些花边新闻罢了。叶老很早就将真善美三字镌刻在子女的名字上（至善、至诚、至美），要后代以这三个字的人生真谛奉为圭臬，永志不忘。他的后辈们果然遵从父教，以这三个字作为一生做事为人的规范，并且又传给再下一代。我先后拜读至善同志的大作《父亲的希望》《我是编辑》和他们三兄妹的合集《花萼与三叶》的时候，都仿佛见到叶老的身影在闪动，也仿佛听到老人吴侬软语的叮咛声。

六十多年前我在杭州刚进初中，国文老师杨志清先生推荐我读一本关于阅读和写作的故事，说这是上海刚出的好书。那本书就是夏丏尊、叶圣陶两位先生合著的《文心》。我读了爱不释手，以后又常常推荐给同窗好友。朱自清先生在序文最后，饶有人情味地写了这么一段：

最后想说说关于本书的故事。本书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，丏尊、圣陶做了儿女亲家。他们俩决定将这本书送给孩子们做礼物。丏尊的令爱满姑娘，圣陶的令郎小墨君，都和我相识；满更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。孩子都是好孩子，这才配得上这件好礼物。我这篇序也就算两个小朋友的订婚纪念吧。

初中生自然还不懂得许多人事，当时只觉得是一件文人家庭中有趣又有意义的事。今天想想，叶家这株郁郁葱葱的大树，似乎在那时候就开始发出萌芽。序文是1934年5月写的，到现在已有六十六年。满姑娘和小墨君早已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。岁月如流，情怀依旧。至善兄白发白眉的容颜，越来越酷似圣陶先生的晚年，人们对他的称呼，也由“老叶”而“小叶老”而“叶老”了。

我自己有幸年轻时就在上海见过圣陶老人。1947年春，为了翻译家耿济之病逝，他写信给我当时工作的《联合晚报》副刊，说有些悼念文字，问副刊能否刊登，我就到福州路开明书店楼上编辑室拜见叶老。叶老身穿蓝色长袍，诚挚、谦逊地接待我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编辑，一点不像是个名满中外的大作家。五十多年前最初的感受，一直保持到如今。近一二十年同至善、至诚两位同志交往，也接触过兆言、小沫，在真诚、谦恭、平和、质朴这些为人品德的基本方面，他们都保持圣陶老人的一贯风格，似乎已成为叶氏家风，代代相传了。文人家族，可以有各种类型，各种内容，各种表现，最重要、最珍贵、也最使人难忘的，可能就是这种难以言传，只能感受的家风。

庞旸是一位独具心机的年轻女作者。她安于寂寞的文字工作，不趋时媚俗，在时下一片喧嚣浮躁的空气中兀自寻觅清凉和宁静，将自己的眼光和心意专注于那些高尚的土地。她写过一本《邓拓和他的一家》，材料翔实，语言质朴，文情

并茂。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十分推崇这本书，为她作序。庞旸接着又写这本《叶圣陶和他的家人》，为此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。她读了叶老祖孙三代的大量著作和有关文字图片资料，一次次去北京东城叶老寓所叩访，又拜访不少叶老生平故旧。这种认真细致的态度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在今天确实难能可贵。在这本二十多万字的作品中，她细致生动地叙述了叶圣陶老人一生的足迹和他一家人的故事，尤其是着力描绘了20世纪一个文化家族几代人的精神面貌、心路历程和家教家风，在文化市场上传记如林的今天别具一格，可以说是作者特殊的贡献。

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，是构成社会的最基础成员。只有每一个家庭的文化素质提高了，全社会的文化素质才有可能日臻完美。这是不言而喻的，庞旸女士要我为她这部新作说一些话，我很愿意向读者推荐这个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一家和这本好书，因此啰唆几句如上。

董鹰

2000年酷暑之夜

## 引 言

在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，我国出现了许多不该被人们忘记的伟人和文化名人，叶圣陶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叶老一生有许多“头衔”：作家、教育家、语言学家、编辑出版家……而他自已却说：“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，我就告诉他：第一是编辑，第二是教员。”这不仅反映了叶老那令人起敬的平常心态，也确实说出了—个事实：从学生时代编辑油印《学艺日刊》到晚年校读最后一部书稿，叶老整整从事了七十多年编辑工作。叶老不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奠定了“中国小说坚固的基石”（茅盾语），写出过“扛鼎之作”，“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”（鲁迅语）；而且他以一生所从事的编辑和教育工作，为我国文化、教育和出版事业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当人们的目光从叶老拓展到他的整个家庭，不能不对这样一种家风的传承产生兴趣：这是一个编辑世家、作家世家，叶老的夫人胡墨林先生曾长期在开明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做编辑、校对科科长；叶家的第二代，几乎都是有名的编辑家、作家；孙辈中也出了好几位编辑、诗人和著名作家，这样一个满载荣誉而又不失平凡的家庭，在当代中国人的家庭中，是颇为独特的。

让我们沿着叶老的足迹，沿着这个家庭的足迹，回溯一下—个世纪的沧桑，这里也许有一些有意思和启迪人的东西呢。

# 目 录

## 少时才俊/1

听书与上坟/1

考场的马铃瓜/4

我生自今日始/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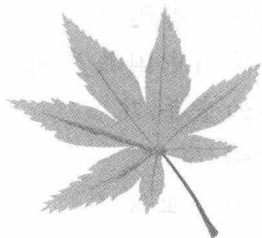
掳枪与骑马/9

翩翩一少年/13

毕业/14

言子庙里的小学教师/17

失业与“卖文”/20



## 为父为师/23

“打彩票式的结婚”/23

第二故乡——甬直/27

在“五高”/29

小墨降临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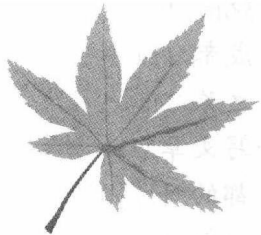
母与子/35

父与子/38

做了甬直人/42

五四运动中的新青年/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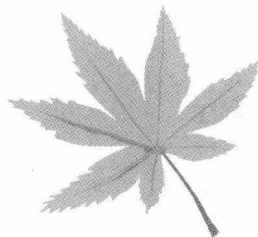
为父之道/45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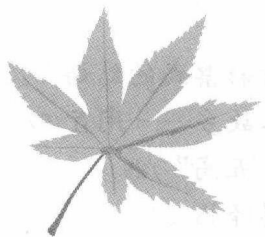
## 风雨偕肩/51

- 文学研究会的实干家/51
- 和朱自清的友谊/53
- 恋家的人/56
- 在五卅的急风暴雨中/60
- 风雨中的墨林和小墨/63
- 青年作家的向导/67
- 叶圣陶与鲁迅/70
- 叶圣陶与中国共产党/74
- 至诚的童年/76
- 到开明/79
- 家庭手工业/82



## 蜀中八载/85

- 善满之盟/85
- 青石弄五号/87
- 举家西迁/90
- 羁居重庆/93
- 迁居乐山/97
- 火中脱险/102
- 迁居成都/110
- 友情之旅/111
- 教子写文章/114
- 在成都的日子/119
- 母子编辑/123
- 至诚藏书/124
- 胜利前后/126
- 出川东归/131



## 沪上三年/135

开明风/135

答丐翁/1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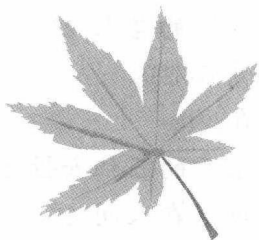
逼弟弟写文章/141

日记中的风云/145

尽在一醉中/149

在上海的日子/152

北上/156



## 京城春秋/167

编龄七十三/167

语文教师第一人/170

编辑之家在北京/174

秦淮一支/181

墨林之死/185

“暮暮朝朝有独哀”/191



## 苍茫岁月/196

十七年的行旅/196

叶氏父子在“反右”中/2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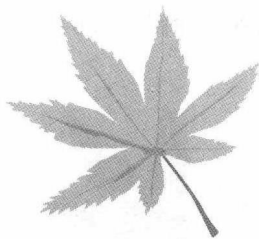
“未厌居”的忠厚长者/205

狂飙初起/211

家信春秋/219

花与诗/226

阴霾扫尽/230



## 叶老的晚年/234

- “性急”的老人/234
- 书友情怀/238
- 回用直/242
- 一生依靠的五位女性/244
- 长留风范在人间/25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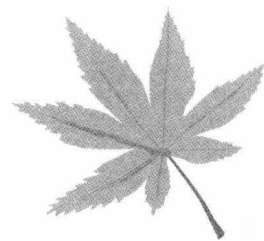
## 三叶/253

- 一叶和三叶/253
- 叶至美与“Radio Beijing”/256
- 叶至诚的遗憾/260
- 叶至善的“祈求”/266



## 根深叶茂/271

- 三午的沙龙/271
- 诗人三午/274
- 又见“三叶”/277
- 大奎/279
- 小沫/280
- 永和/283
- “别树一叶”/286



## 初版《后记》/294

## 再版后记/296

# 少时才俊

## 听书与上坟

1894年10月28日，苏州城内悬桥巷一个姓叶的平民家庭喜添了一个男孩。读过“子曰”的老叔为他取名“绍钧”。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”苏州是一座有2500年历史的古老城市，春秋时的吴王阖闾曾在这里建都。苏州最有名气的当属园林了。20世纪初，苏州已有私人园林200多处，享有“江南园林甲天下，苏州园林冠江南”的美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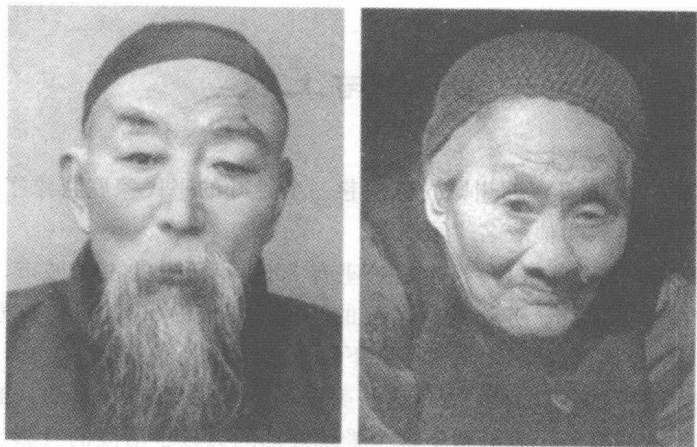
叶绍钧对童年的记忆，就是和这些美丽的园林联系在一起的。拙政园、留园、狮子林、沧浪亭……到处留下这个爱玩好动的男孩子活泼的身影。园林里那些怪石嶙峋的假山和亭台楼阁，他早就“爬熟了”。四十年后，已经是著名作家的叶绍钧——那时已叫叶圣陶——在《拙政诸园寄深眷——谈苏州园林》一文中写道，“想童时常与窗侣嬉游，踪迹遍山径楼廊河岸”。

苏州又是一座有着悠久文化的城市，大运河畔，有“姑苏城外寒山寺”（唐·张继《枫桥夜泊》）；虎丘之东，有明末因反对阉党魏忠贤而壮烈牺牲的五位义士墓。苏州出过许多著名的文人、诗人、画家、书法家，如大文学家范仲淹、文学批评家金圣叹、朴学大师俞樾、画家唐伯虎等。在这人杰地灵的家乡，叶绍钧从小就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染。

叶绍钧祖辈和父辈并不是文化人。他的祖辈原籍安徽，明末为躲避战乱，辗转来到苏州，在城南热闹的盘门定居下来，做猪行和丝绸生意。靠着勤俭和经营有方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买下齐门的半条街，人称“叶半街”。许多年后，叶绍钧的母亲对孙儿描述叶家当年的景况时，曾这样说：“你们叶家祖上才叫阔，齐门外头半条街都是你们叶家的。上头开了片生猪行，两百来斤重的肥猪，进进出出，哪一天不是好几十，你说罪过勿罪过。结果倒好，长毛来了，一把火烧个精光，齐门外成了一片白地，你们叶家本来也人丁兴旺，一下子都逃散了。回来的只有你阿爹和他堂弟两个；别的都死在外头了，尸骨无存。”<sup>①</sup>“长毛”即太平

<sup>①</sup>叶至善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

军。太平军攻占苏州，叶家在战火中败落了。叶绍钧的父亲叶钟济（字伯仁）到一个姓吴的地主家做“账房”，苏州管这个职业叫“知数”。全家七口，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。叶绍钧自小就尝到了“冷月峭然袭衣襟”的贫寒滋味。在他早年的日记中，常有这样的记述：



叶圣陶的父亲叶钟济（1848—1919）；母亲朱氏（1865—1961）

我家无半亩田一间房，又无数十金之储蓄，大人为人作嫁，亦仅敷衣食。今年水患，农田收租减色，又且征军饷于田亩。我家所入定致不敷。就目前观之，竟将致不能举火。

屋漏水下溅，以盆受之……书箱湿，书桌湿，移箱移桌，为之大苦。

虽然家贫，叶圣陶却有一位品行端正、心地善良、深得邻里钦敬的好父亲。叶绍钧从小就很敬重父亲，佩服他的“孝道”和“仁心”。有件小事给叶绍钧印象很深：别人嫌小铺子货物太差，不愿买那里的东西，而父亲总是有意去小铺子买些东西，让店主赚点钱。他说：“我们不去买，小店主靠什么生活呢？”每到年节，父亲都非常恭敬地祭祀祖先，为叶绍钧幼小的心灵埋下“孝”的种子。父亲过世后，只要母亲还在，他年年都遵从旧例“过节祀先”。

这样一位父亲，给童年的叶绍钧带来许多教益和乐趣。他是个好奇好学的孩子，而苏州的传说故事特别多，一条小巷，一口水井，都有动人的传说；甚至一座桥、一座庙、一个牌楼，都能说出一段掌故来。父亲叶钟济带着年幼的叶绍钧走在街上，常把这些一一指给他看，把那些美丽动人的历史故事讲给他听。回家后，还要他把这些见闻一一写下来，作为“开笔”之前的写作训练。父亲，是叶

绍钧的第一任老师。

外祖母、母亲的民谣和童谣，也是叶绍钧童年受过的语文教育和文学启蒙。直到他的晚年，还能忆起外祖母和母亲把他抱在膝上，合着节拍，教他念民谣和童谣的情形。后来他编写小学国文课本，就收入好几支经他加工过的苏州童谣；给中学生做广播讲演，还引用过童年时唱过的《啾呀啾呀踏水车》。

为了培养叶绍钧写作的兴趣，父亲常常带他到茶馆去听说书和昆曲。从七八岁到十三岁，叶绍钧听的书可真不少。“小书”说得是才子佳人，像《珍珠塔》《描金凤》《三笑》《文武香球》；“大书”说得是历史故事跟江湖好汉，像《三国志》《金台传》《水浒》《英烈》等。这些书他都听了不止一遍，最多的到三四遍，许多故事情节，他能倒背如流；一些当时的名家像三效松、叶声扬、谢品泉、魏钰卿、朱耀庭等，他直到晚年还记忆犹新。<sup>①</sup>



叶圣陶第一张照片。摄于

苏州的茶馆里常常演唱昆曲。比起说书和评弹来，叶绍钧更加喜欢这种温柔温润、抑扬婉转的艺术形式。他轻轻打着拍子，陶醉在那时而绵邈伤惋，时而健捷激亢的曲调里。他不仅爱听，20世纪初，十岁左右还爱学着唱。由于对昆曲的喜爱，他少年时学过吹箫与弹琴，甚至还认真地想过要当演员。

叶绍钧喜爱读书，更加注重“阅历”。祭祖与上坟，是童年叶绍钧特殊有趣的阅历。

苏州人把祭祖称为“过节”，每年的清明、七月半、十月朔为“鬼节”，端午、冬至、年夜为“人节”。每逢这些“节”，父亲和叔父都要点起香烛，在桌上摆满了菜，一只只酒杯斟满了酒，桌子三面设了座位，非常虔诚地跪拜。跪拜仪式通常是：一跪三叩，又轻轻叩头至数十回，好像在那里默祷，拜后站起来，恭敬地离开拜位。叶绍钧和家中几个孩子随着大人跪拜，小心眼里却纳着闷：祖先真会扶老携幼到来，分三面坐定，吃喝一顿之后，又带着钱钞回去吗？不管怎样，“过节”能吃到较好较多的菜，又能干焚化纸锭这样好玩的事，叶绍钧对“家庭里的这种特种游戏”<sup>②</sup>，还是很高兴的。

<sup>①</sup>见叶圣陶《说书》

<sup>②</sup>叶圣陶《过节》

叶绍钧童年时的另一件乐事，是跟着父亲坐船上坟。祖先的坟在乡下，要去得走水路。苏州人上坟多半坐“快船”，这种“快船”并不见得有多么快，却是非常洁净宜人。船板和船舱的窗门都涂着广漆，勤快的船家将船擦洗得一尘不染，随时都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卧下来。船家做的菜和城里菜馆的也全然不同，是一种特殊的“船菜”，“船娘只会家常做法，材料可都是新鲜的；鲜莼菜，鲜莲子，活鱼活虾就养在挂在船尾的渔篓里”<sup>①</sup>。这船娘做菜倒也别有特色，小镬小锅，做一样是一样，汤水不混合，材料不马虎，每样菜都有自己的一样味，叫人吃了还想吃。坐这种“快船”上坟，实际上是一种赏心悦目的旅游。久居城市的人们，在清明前后择个天清气朗的日子，到春风拂面的河面上畅快地呼吸一天半天郊野的空气，是多么惬意的事情！在这种郊游中，叶绍钧还对船家的相骂特有兴趣。这也是一种特别的本领，小河道里船多，船挤在一起互不相让，船家就彼此骂开了。听到那些无比热辣丰富的骂词，叶绍钧想，过去怎么没有想到话语可以这么说呢？然而又觉得，唯有这么说，才可以将怨恨、刻毒、傲慢、轻蔑、鄙薄等种种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多年以后的叶圣陶，仍对童年“上坟”时那清新明丽的山光水色，那鲜美可口的船菜，那原始生猛的“船骂”，那一切一切心旷神怡的感受，念念不忘。

## 考场的马铃薯

叶绍钧出生时，父亲已经半百年纪了。叶家像大多数江南人家一样，十分重视子弟的教育，晚年得子的叶钟济望子成龙之心情尤为迫切。当时平民人家子弟求取功名的途径是科举考试。父亲让叶绍钧三岁就开始识字，写描红纸。到六岁进私塾时，他已认识了三千多个汉字，字也写得很秀丽。1905年夏天，叶绍钧还不满十一岁时，父亲就安排他参加了一次考秀才的科举考试。

这时，叶绍钧已在同巷的陆姓人家“报春草堂”和张元弼先生的“顾家花园”读了5年私塾，私塾中的同学，就有后来亲密交往了80年的老朋友顾颉刚。私塾里教过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四书》《诗经》《易经》等，在同学中，叶绍钧也算写得一手好文章。父亲见孺子可教，便让他“试考”，“阅历阅历”，为来年考试做准备。为报名应考，父亲还请当年为他取名的那位老叔，给他取了个字“秉臣”。虽说是“试考”，但父亲心中还是企盼着，万一“题目凑巧”，孩子不怯场，能一举成名，也说不定。

<sup>①</sup>叶至善《如数家珍》

叶绍钧不负父望，果然出手不凡。县试、府试都通过了，只剩下一场道试。道试通过了，就能当秀才。

叶绍钧是在舅父的陪同下，到署府“贡院”参加道试的。这也是苏州地方的一种风俗，当舅父的有几种注定的任务，无论如何不能让给别人的：一个是抱着外甥剃第一回头，一个是牵着外甥入塾拜老师，再一个就是送外甥入场应试。

舅父尽职尽责地为叶绍钧准备好了小书箱。这次考试破天荒地入场时不搜检了，可以公然带书去翻。舅父为他带上石印的《四书味根录》《五经备旨》《应试必读》《应试金针》《圣谕广训》一类的书。其实，这些书，叶绍钧连名目还弄不大清楚呢。

他毕竟只是一个十一岁的、稚气未脱的孩子。

应考前一天，父亲为他准备了一个轻巧的小食篮，装上七八个馒头，一包火腿，还有西瓜子、花生米、制橄榄之类吃着消遣的东西，而叶绍钧一心惦念着马铃薯——一种饭碗那么大，翠绿的皮上有可爱花纹的甜瓜。他对父亲说：“要我去，必须带两个马铃薯。”父亲笑着答应：“这有什么不可以？两个就两个。”父亲下午从外面回来，果然带了两个马铃薯，交给叶绍钧：“放在你的小食篮里吧！”叶绍钧高兴极了，把瓜轻轻放入篮里，上面还盖着些纸。晚间离家的时候，他抢着提小食篮，别的东西都让舅父拿。

考试的时间是清晨零点。夜里十二点钟入场，考个通宵，最快的第二天上午可以交卷，考得慢的可拖延到下午。叶绍钧跟着舅父，踏着月色向考场走去。像这样夜间在街上行走，在他的经历中还是稀有的事，只觉得手里的篮子越来越重，便换一只手来提，心中幻想着：“假若马铃薯多了一个，或者多了两个，岂不快活？”

时间还早，他和舅父先到邻家租的寓所休息。一位上唇翘起几根胡子的邻人问舅父：“这位世兄几岁了？”“十一岁。”舅父答道。那个人捋着胡子很感兴趣地说：“真是所谓幼童了，有没有编红辫线？”

编红辫线是当时考场的一种习俗。来赶考的幼童生得矮小清秀，家人用红棉线做的头绳给他编辫子，更显得玲珑可爱，说不定监考的学政看得喜欢，在点名簿上打个记号，那就运气了。叶家的长辈也抱着这样的幻想，给绍钧编了红辫线。<sup>①</sup>

叶绍钧跟着舅父来到贡院听点名。只见仪门之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，每点一名，人堆里迸出一声“有！”人们就前后左右挤动着，叶绍钧胸背和两臂紧紧贴在别人的身体上，觉得气闷极了。他的心头突然涌起忧虑，似乎觉得竹篮子几乎

<sup>①</sup>见顾颉刚《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》



被挤成一片，里面的马铃薯已经挤破挤烂，甜得沁心的麦黄的瓜汁将腿都润湿了。他惋惜地想：“早知如此，刚才在寓所里吃了倒也罢了。没想到特地带来了，却是这样的结果！”

像在睡梦中似的，他朦朦胧胧听到被点了名。一个书吏把一本卷子交给他，他用提竹篮的手接了卷子。舅父是几时离开的，他全然不知道。送考的人已经散去，贡院里一幅冷冷清清的景象。想到整整一天，他都要离开家人而与陌生的人们混在一起，叶绍钧幼稚的心里不禁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伤感。他提起竹篮，凑着灯光查看，意外的喜悦，又使他心情顿时好了起来——原来篮子并没有被挤扁，翠绿的山芋正安然无恙地躺在篮子里边。

仪门的门槛足有叶绍钧胸部那么高，他提着重物是根本无法爬过去的。一个大像抱小娃娃一样，拦腰把他抱过门槛，又把书箱和篮子递给他。叶绍钧按卷面上编定的号数，找到寅字第十二号。他跨进考棚，在当桌子用的木板上点起一支白蜡烛，号舍里顿时明亮了一些。叶绍钧在这属于他的小世界里就了座。

“马铃薯！”突然想到，他急忙挪开篮子上部的杂物，从底下捧出一个可爱的翠绿的瓜。“先吃半个吧。”他对自己说着，裁纸的尖刀已刺入了瓜皮，剖开来时，那鲜明的麦黄的颜色，那又香又甜的汁液，使他把一切都忘了，一块接一块地，他不觉吃完了一个。外面隐约传来鼓吹之声和炮声，封门了。他淡淡地想，“可惜这时候不能回去看一看家里的情形，不知道母亲在床上想我不想，不知道叔父的半夜酒喝罢了没有。”

题目是写在白纸灯上的，挑灯的人在甬道里慢慢走过，叶绍钧个子太矮，爬到桌子上，站直了，才抄下了题目。第一道经义题就有点生疏，似乎读过的经里没有这么一句。叶绍钧不忙着构思起草，而是拿出了另一个马铃薯。

“吃完了它，才能定心作文。早一点吃了，好早一点动笔。”这样想着，第二个马铃薯又进了肚，只可惜它生得太小了。

待要作文，又听外面人声喧嚷，原来是有人“冒籍”和“抢替”别人考试。考生们群情激愤，要求严惩罪犯。叶绍钧哪还坐得住，好奇地加入围观的人群。待骚动平息回到宿舍，肚子又饿了起来，于是拿出馒头来夹着火腿吃，吃完馒头，又吃零食，直到所有的东西都吃完，连一颗瓜子、花生米都不剩了，才拿起《礼记》来翻。这时，已是十一点钟光景，时间已过去大半了。叶绍钧这才匆匆忙忙赶写了一篇三百字的策论，抄完指令恭默的一节《圣谕广训》。

出了考场，叶绍钧只觉得口渴极了，他心里想着，这下我有充分的理由，回家去要求父亲再买两个马铃薯。

这次道试当然没有通过，叶绍钧也就没有当上秀才。本来父亲也只是让他历练一下考场，为来年正式应考打个基础。哪知第二年清朝宣布废除了科举制度。